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著 亚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生活的囚徒》

谁是制作牢狱的人

□张怡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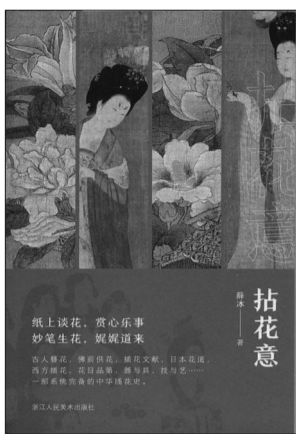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在我心中，特雷弗的小说是短篇小说审美的尺度，用以精微测量作家如何看待生活的细部，如何看待复杂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关系。新年中阅读《生活的囚徒》，仿佛看到熟悉的精致典范。那是属于心灵世界的峻峭景观，来自于人情世故的幽暗，也来自于人的心灵世界挣脱羁绊的深度渴望。《生活的囚徒》中收入了12则短篇小说，书名中的“囚徒”，可能意谓一种平凡人的普遍处境，我们普通人不是被抛进“关系”的牢笼，就是难逃宿命的追捕。但更幽深的囚禁则发生在意识和思维中，文化和风俗层面。作家借由旁观者，对囚徒们施以污名与偏见，并假以“生活”之名，对手无缚鸡之力者还击以绵长的恶意。这很有趣，如果说意识是牢笼，那么谁是制作牢狱的人呢？

开篇《三位一体》讲述了一组非血缘家庭拧巴的关系。恩娜和基思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假借照顾之名寄居在一位老人家里。老人既是房东也是他们蜜月旅行的金主，指定他们去威尼斯完成旅行。为了一些生活开销的便宜，这对夫妇付出的代价是无形的，例如他们的生活趣味、行动意志都渗透着这位老人家的气息。奇怪的是，当这对年轻夫妇跟随指引后，抵达的目的地却不是威尼斯，而是瑞士。小说明确告诉我们，“她似乎到现在还没明白，他们是无权做任何决定的”。读者也不明白。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错误和意外，为何这个错误的阴影如此深重。小说的设计很有意思，带有许多微弱的悬念，例如搞错这场旅行到底是意外，还是故意的？年轻夫妇并非如表面看起来那样顺从，他们私心想要摆脱老人，但命运的玩笑却仿佛偷窥到他们的内心，偏让他们加入了老人团出游，自欺欺人的快乐由此显得格外讽刺和虚假。特雷弗在小说尾声总结了这段雇佣亲情关系的本质：“在黑暗中，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对他遗产的贪恋恰如他们对他们顺从的贪恋。”三个人的关系映射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构成牢固的力量。

《德利马赫伦疑案》有同样揭示暗黑的企图，还曾被BBC改编为电视剧。故事很像社会新闻中情节较单纯的血案。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特意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这起事件并不发生于新媒体时代），德利马赫伦发生了一起三尸命案。其中一对是情侣，另一位老太太是男死者的母亲，她没有丈夫，对儿子有严重的分离焦虑。女性死者在事发前曾经明确提出过分手，故而事情没必要恶化到如此程度。到底是谁杀了谁，警方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复原真相，总之就是他们三角关系，而且当天都死了。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新闻媒体的介入，从业者用另一套语言来复原所谓“真相”，一切不知为何经由“叙述”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罗生门”的圈套出现了，这个圈套还不是平白出现的，而是伴随着一张三千英镑的“非虚构赎罪券”，代价是女性死者的声誉。

金钱，是特雷弗这部小说集中稳定的反面力量。《生活的囚徒》中的小说人物反复被金钱所折磨、所奴役。反抗金钱的代价，则是要付出其他的恶意作为投名状。例如第三篇故事《隔世之过》，和《三位一体》的主人公一样，休伯特也是一个孤儿，父亲过世后，他才见到生前与父亲决裂的祖父。虽然生活在祖父家，但休伯特一直在违背老人的意愿生活，他表面放荡不羁，其实他的逃离从未实现。他最终表达抗议的方式，是让“表妹成为他与祖父冷战里的炮灰。”同样失去父母的还有《特雷莫尔的蜜月》中的大卫·托姆，他爱上了雇主家的女儿姬蒂，姬蒂的感情生活复杂，因为意外怀孕又放弃了流产，最终决定与托姆结婚。这对本来不平等的新婚夫妻穿梭在小镇的舆论中，托姆对自己的“好运”呈现灰度的表态。关于这类与金钱联姻的做法，作家的看法直到《版画师》才借由她人之口呈现：“朗之万太太告诉夏洛特，妹夫的出身配不上妹妹……在妹妹的婚礼上她就预感会有这一天：对一些人来说，出轨只是早晚的事。‘人生啊。’”这位朗之万太太是普通太太中的精英，她十分平淡又厉害地处理了丈夫和亲戚委托来家里度假、学习法语的少女夏洛特之间的暧昧情愫。他们的爱情尚未萌芽就永远定格在了夏洛特十七岁的夏天，定格在她后来二十二年不断创作的画作中。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夏洛特是真的爱上了那个人，排他的、无声的、坚决的。夏洛特是这份爱情的囚徒，她并不害怕朗之万太太故意透露的威胁，二战时她曾用三枪杀过德国兵。

生活经由人的爱欲一点一点生成了牢固的荆棘。捍卫婚姻的、捍卫爱情的、捍卫金钱的、捍卫虚名的，终将作茧自缚。也许这就是特雷弗的眼睛为我们看见的风景。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薛冰著
《拈花意》

拈花以外不低头

□陆远

隋大业三年(607)七月，日本人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前后盘桓了两年多，对中国的政治、宗教、学术、产业以至各类工艺都做了详细调查，成为遣隋使的代表人物。小野妹子虽然名叫“妹子”，却非妙龄少女，而是一位中年大叔，他是飞鸟前期最重要的政治家圣德太子的堂弟，也是大化改新的中坚力量。不过，小野妹子更为人所称道的身份，是日本最古老、影响最大的插花流派“池坊流”的奠基人，被尊为花道始祖。

现在谈及花道，举世咸称日本。平心而论，几个主要的文明古国都有插花的艺术传统，但能将花艺上升到全民参与的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而享有世界声誉，确实只有日本做到了。不过，若论日本花道的源头，无论技巧工艺抑或理论基础，还在中国。历史学家井上清说过，隋唐以后通过广泛的文化交往，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花道文化的播迁线路，亦复如是——小野妹子正是因为从中国带回了佛前供花的礼仪和花瓶器皿，才开创了日本插画的先河，今天我们从大同出土的北魏石棺床和敦煌石窟壁画中，约略可以感受当年小野妹子在洛阳欣赏的中国花艺。而晚明大文人袁宏道撰写的花艺理论著作《瓶史》则在清初传入日本，被当时的日本花艺师们奉为圭臬，成为日本花道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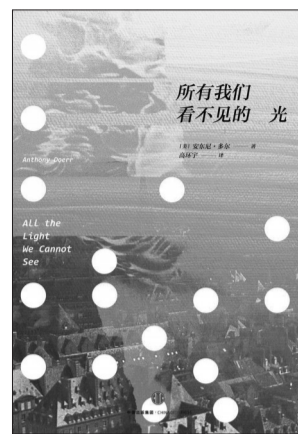
从这个意义上说，插花艺术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展示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迷人魅力，也是千百年来东亚文化交流融合相互影响的经典范例，薛冰的《拈花意》就是这样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华花艺生成史和中外花艺传播史。

插花之艺在中国起于何时已不可确考，根据薛冰的研究，两千年来中国花艺史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两汉之前，簪花佩花已成风俗，《诗经》《楚辞》中对采摘花木枝叶或赠人或自佩之雅，已多有吟咏，西汉时期的画像砖和陶俑，已有高髻簪花男女的生动形象。汉末六朝，随着佛教文化在华夏本土得到广泛传播，以器皿插置鲜花以为供奉，成为佛教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佛前供花活动，发生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建康城，一点也不奇怪。唐宋之际，中国插花艺术发生了“由圣入凡”的重大转折，各式鲜花从佛教的庄严国土中越出墙头，撩动俗世凡人的爱美之心，上至宗室王公，下到普罗大众，簪花佩花蔚为风尚。《簪花仕女图》里贵族妇女，竟然将一整朵莲花簪于头顶，令人印象深刻；李清照的“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则是另一番清冷之美，南宋定都江南，一年四季，花事更繁，杨万里笔下“谁家浴罢临妆女，爱把闲花插满头”已是街头司空见惯的明媚风景。宋代风俗最足称道的，是男子簪花成为重要礼节，寇准三十出头升任参知政事，太宗特赐奇花异朵，称赞其“年少风流，正是戴花吃酒时”；高宗八十大寿庆典，自皇帝以至群臣警卫吏卒，人人头上簪花，“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官帽上开”。明代是中国插花艺术史上关键性的转折期，一方面，宗教的、宫廷的花艺活动逐渐淡出，而以文人雅士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艺术追求凸显到前台，成为社会倾慕的对象；另一方面，插花完成了从自然之美到艺术之美的升华，一系列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技术到艺术，再到欣赏品鉴，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给出了实践规范，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最终汇聚为《瓶史》这座中国插花艺术理论史的最高峰。

所谓盛极而衰，清代中期以后插花之艺在中国急剧衰落，除了战乱频仍等外部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文人插花在中国一直限于少数人的品赏把玩自娱自乐，既没有找到适应公共社交场合需要的延展路径，更因缺乏尊重匠人的精神土壤而难以产生专业插花艺人，因而从来没有得到大众化的普及。反观日本，小野妹子以降，池坊流传承不辍，江户时代确立的家元制度，标志着插花技艺和专业花艺人的地位得到社会认可，由此带动大批专业艺人的出现，这是日本花艺能够蔚为大观的社会基础。到了17世纪，日本艺人引“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道德说明立花之道，正式开始使用“花道”的概念。这里的“道”，不仅指一种技艺或水平，更注重操行人格的修养，强调通过插花的活动，通向人生彻悟之路，已是很高的思想境界了。此后，19世纪末出现的小原流、二战后新兴的草月流，与池坊流鼎足而三，成为当今日本花道最重要的代表，也说明顺应时代变迁正是插花艺术生命活力的体现。

插花簪花，自娱娱人，说起来不过末流小技，这本《拈花意》既能把当下紧张内卷的生活节奏稍微放慢一个节拍，又能从一个侧面窥见中华先民对世界艺术的影响。

删人快语



「美」安东尼·多尔著 高环宇译
中信出版社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活出内在之光

□蒯乐昊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2015年普利策奖虚构类获奖作品，被超过30家主流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小说，在这张长长的荣耀清单上，包括了《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出版至今长销不衰的秘诀，在于其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些看不见的光，在你的阅读的时候，或许将被你的心灵之眼看见。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奈飞将此剧改编成限定剧集，继续传播这道“看不见的光”。

法国少女玛丽洛尔自幼患有眼疾，6岁那年，她永久地失去了视力，她的父亲是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仓库总管，也是了不起的制锁专家，他擅长制作各种精巧的机关，守护着博物馆内价值连城的宝物，也用同样的智慧，培育他的盲女。他设置各种机关训练她寻宝，也用巧妙的方法教她认识周围的路，在看不到任何光线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顽强生活。

德国男孩维尔纳，父亲丧身矿井，他和妹妹在孤儿院长大，而这个孤儿院孩子唯一的未来，就是在成年后被送下矿井继续卖命。但维尔纳对无线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组装出一台简陋的收音机，那个神秘方匣子，每天晚上都会向他播送音乐、新闻和科学知识，也给他黯淡的生活带去迷人光影。

玛丽洛尔父亲所在的博物馆，有一颗名为“海之焰”的巨型彩钻，一抹如同焰火般的血红色，被密封在海蓝色的光焰之中，世所罕见。这枚宝石一直被密锁在博物馆库房之中，关于这枚宝石的流言蜚语一直没有停歇，据说，任何一个拥有这枚宝石的人都会遭到诅咒。但父亲不信邪，他告诉玛丽洛尔，不幸是一种运气，人遇上哪一种命运，不过是随机的偶然性而已。

维尔纳的无线电天才渐渐显露出来，在修好了纳粹军官的高级收音机之后，他被认为是部队需要的科技人才，被送去纳粹精英学校接受教育，这本是孤儿院男孩改变命运的好机会，但他却因此陷入法西斯高压式洗脑，被训练成为一名纳粹士兵。

这两位少男少女，原本生命不会有任何交集，直到有一天，巴黎在纳粹的炮火中沦陷，为了保全镇馆之宝“海之焰”，博物馆馆长复制了两枚一模一样的宝石，让三位不同的馆员护送它们分头离开巴黎，没有人知道自己携带的这枚是正品还是赝品，也没有人知道在炮火中的逃亡行旅会不会遭遇厄运。玛丽洛尔和她的爸爸，携带其中一枚“海之焰”，密藏在父亲精心设计的房屋模型玩具之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逃离巴黎，他们要去投奔叔祖父艾蒂安。艾蒂安经历过一战创伤，患有创伤应激障碍症，但又一次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级大战到来，再次激发出他的战斗本能。

错综复杂的命运轮盘中，玛丽洛尔和维尔纳相遇了。一边是坚持用广播在抵抗纳粹的残疾少女，一边是手持武器，奉命扫荡的纳粹士兵。维尔纳惊讶地发现，广播里那个熟悉的声音，就是他自幼听熟的，那些一直在用看不见的波段向世界发出科学之声的，正是玛丽洛尔的叔祖父。

无线电是串联剧情的关键，男女主角因为收听相同的广播电台而惺惺相惜，艾蒂安将收音机视为与世界接触的安全屏障，玛丽洛尔以广播作为与父亲报平安的方式。无线电牵起缘分的同时，也代表着毁灭，它更是战争中互通情报、暗号的重要渠道，比武器装备更大的杀伤力。“海之焰”是看得见的光芒，无线电是看不见的光芒，贯穿故事始终的无线电仿佛一道隐喻，它所传播的正义、科学与美好，代表着无形而强大的希望良知之光，看不见的电波，亦折射看不见的人性光辉。

在人性面前，士兵维尔纳做出了抉择，他在紧要关头一枪崩了自己的纳粹上司，并对着目盲少女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年少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润物细无声，虽然只是通过电波，但其中所包含的人类普适价值与情感，压倒了后来的残暴教育。“世人分为两类，向平凡生活投降的人，和为它英勇而战的人。”那些内心没有光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死去。

十年磨一剑的小说家安东尼·多尔制住了自己，没有俗套地让少男少女之间发生爱情，在短暂的数次相遇之后，他们各自投入了自己的命运。人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在死亡到来之前，内心有光的人，总会活出自己生的价值。